

中国现代

成长小说研究

本书以“成长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征及发展。作者认为，成长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也体现了个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成长。本书通过分析《呐喊》、《彷徨》等作品，揭示了成长小说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及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批判。同时，作者还探讨了成长小说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认为它是连接文学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桥梁。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顾广梅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

成长小说研究

顾广梅 著

2016-2
5490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pphlh@126.com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责任校对:马 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顾广梅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01-010566-6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385 号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

ZHONGGUO XIANDAI CHENGZHANG XIAOSHUO YANJIU

顾广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56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566-6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顾广梅博士的新作《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是一部有创新力度和深度的学术专著，它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且也为成长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理路、新方法和新范式，其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应给予充分肯定和估量。记得她在读硕士阶段就对中外文学的“成长小说”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获取硕士学位留校当老师后也未放弃对“成长小说”的系统阅读和深切感悟，当广梅考取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时，便把“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来集中研究和书写了。从阅读感悟到研究建构，经过反复斟酌和打磨，终于结晶为一部学术专著。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的创新不只是体现于某个角度、某种思路或者某些观点、某些话语的局部创新，而是体现在多方位乃至整体上的创新；因此可以说创新是本书的生命所在，是其价值根基所在。

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本书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理论透视和文本细读，这是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使然，必定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则决定了本书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以获取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只是具体到论文的某一章节，所采用的理论视角会有所偏重。例如：第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之源。主要从“五四”个人主义的价值原点、

“新人”公共形塑和作家的主体意图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产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其中对“新人”的公共形塑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第二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从“五四”到解放，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经历了开端—爆发—收获三个阶段的发展，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本书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三种叙事类型，并由此对应产生出三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论者着重对三种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整体上依据弗兰克尔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三个维度的哲学和文化学透视。弗兰克尔认为人是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组成的统一体，那么，人的“成长”就是包括了身体、心理和精神三个维度的成长。具体地看，第三章从身体成长的诗学维度考察了身体的时间神话、身体的空间实践和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并分别运用了巴赫金的时间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弗洛伊德的欲望压抑—转移理论以及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进行阐述。第四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从心理成长的诗学维度考察了主体生成的三个心理阶段。第五章从精神成长的诗学维度考察了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意义和信仰的找寻，其中主要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发现了精神成长的重要质素：意义意志和意志自由。总的看来，寻求多学科的理论援助，运用综合思维方式，才能最终找到一双适应论题的“鞋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注重方法论和理论思维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进行“观念移植”，或是用文学现象和作品来印证某一哲学观点或某种心理学、社会学理论，而是把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作为批评研究的武器，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本身，使方法论真正切合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发掘出新意蕴、新特征并给出准确而又新颖的理论阐释。

如果要寻找本书的创新性观点，那么富有学术冲击力的大致有：

首先，揭示“新人”的公共形塑是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生成原因之一。中国式的成长问题不仅要关联生存论意义上成长个体如何从幼稚走

向成熟，还要关涉社会文化意义上成长个体如何以“新我”代替“旧我”。在中国现代性起源语境中，成长问题首先是以“国民性的改造”为思想理路展开的，梁启超的“新民”、鲁迅的“人之子”都指向了对封建传统人格模型的批判和颠覆，随后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间里，这种弃旧迎新式的现代理想人格的理论形塑直接开启了对“新人”成长的理论叙述和文学想象。不可否认，“五四”时期的自由新人、左翼革命时期的革命新人、抗战时期的民族新人和延安时期的翻身新人，这四种新人通过各个时期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优势进行公共形塑，获得了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由此才促发了现代小说家们对“新人”成长的想象。成长个体如何成为新人、新人怎样长成的小说叙事，与中国式的成长问题直接呼应关联。这就意味着，对新人的公共形塑和对新人成长的文学想象之间关系的揭示，正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内在实质性关联的有效视角。以社会文化为制约的新人公形塑，影响并规约着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目的和方向。

其次，探究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类型。发现了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这三种叙事类型，与之相应的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三种成长主人公形象分别产生；并将三种叙事类型和三种类型成长主人公的考察相结合，揭示其中的成长规律、精神内涵和人物性格。

尤为可取的是，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三个诗学维度的发现，且认为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三个维度的思想艺术原则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内涵。从哲学和文化学角度看，这三个维度的成长都有自身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缺一不可，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关系。只有揭示出三个维度的成长过程和基本内容，才能最终把握完整人性和完整人生的奥秘。本书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一一进行了哲学和文化学阐释，颇有理论深度和创新力度。

一是身体成长的诗学维度探究。现代成长小说中身体成长主要有三个面向：身体的时间神话、身体的空间实践和欲望的话语转移。首先，身体的时间神话一方面表现为个人成长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双重性融合，由此身体—精神—心理三个成长维度的基本因素、阶段与步骤，不是以个人的封闭序列出现，而是交织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整体当中，个人的成

长表征着整个世界的成长；另一方面表现为进化论时间观和历史观视界下指向未来、永远向前的隐喻时间，这种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在遮蔽了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后，使主人公的成长具有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其次，身体的空间实践表现为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逃离与闯入”、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以及身体成长的典型化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身体的空间实践不仅是身体成长的面向之一，还与身份认同、弃旧迎新的精神成长紧密关联。最后，按照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嬗变轨迹，历时性地分析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与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成长面相的多元化，都构成现代成长小说独特的身体欲望话语形态。

二是心理成长的诗学维度考察。和身体成长一样，成长个体的心理成长不仅要在生物意义上进行，更要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完成。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心理成长由三个阶段组成：一是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二是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三是后镜像阶段“象征之父”的想象性介入和象征性认同。前两个阶段中母亲和父亲作为“小他者”介入心理成长的想象性秩序，后一个阶段“象征之父”作为“大他者”介入心理成长的象征性秩序。其中对第三阶段的考察，本书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启蒙者面像介入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启蒙者所提供的“先行掌握”作为成长主人公的话语导引，这种“先行掌握”的话语导引主要包括：个性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主义话语等。而成长主人公经历了理解意义—开口说话—学会说话的三个步骤，最终被语言询唤为说话主体，并确立起自己在社会的位置，归向父亲法则。

三是精神成长的诗学维度考察。现代成长小说中精神成长以“加法式”的动态过程和审美样态显示出精神主体成长之美。新知识和新教育的领受、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这两个主要“加数”直接引导制约着精神成长。其中，公共领域里的知识建构、知识焦虑与精神成长的关系、意义世界里的信仰找寻和确立都得以阐释，并特别提出“痛苦体验”之于精神成长的意义。

总之，本书就是这样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从发生源流、

嬗变轨迹、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等多个侧面切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考察和初步阐释，获得了值得称道的开拓性的学术成果。

广梅博士作为一名新锐的年轻学者，既出版过有特色的学术专著，又参与多部著作的编撰，本书也取得喜人的创新实绩，这充分显示了她自身的学术实力与聪慧睿智；但是这一切对于一个志向高远且有创造潜能的女博士来说，仅仅是科研征程上的良好开端，不能有丝毫的满足感和懈怠感，只有锐意进取孜孜以求，方能抓住机遇，从一个个学术高原最终到达学术顶峰。广梅本身是具备攀登科研高峰的条件的，如坚实的专业知识结构、敏锐的艺术感悟、创新理论思维、先锋的探索意识和韧性的钻研毅力等；若是这些良好素质能够形成综合性的科研优势，并且持之以恒地在科研实践中得到发挥，那高标的学术理想一定能实现。我热切地期待着为她的下一部专著写序。

朱德发

草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

目 录

序	朱德发 (1)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

第一节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价值原点	(17)
一、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与成长小说的发生	(17)
二、“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价值原点	(20)
第二节 “新人”的公共形塑：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	(26)
一、“新人”的前身：“新民”与“人之子”	(27)
二、从《新青年》、《新潮》看“五四”时期的“自由新人”	(29)
三、从《中国青年》看革命时期的“革命新人”	(34)
四、从《解放》看抗战时期的“民族新人”	(37)
五、从《群众》看延安时期的“翻身新人”	(40)
第三节 主体意图：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体动机	(47)
一、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47)
二、小说家虚构（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	(50)

第二章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

第一节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	(57)
一、“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开端期	(57)
二、左翼革命时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爆发期	(60)

三、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收获期	(65)
第二节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类型	(68)
一、在路上的成长迷梦	(69)
二、被放逐的成长幻灭	(78)
三、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	(90)

第三章 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

第一节 身体成长的面向一：身体的时间神话	(104)
一、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	(104)
二、时间隐喻下的成长	(115)
第二节 身体成长的面向二：身体的空间实践	(122)
一、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逃离与闯入	(123)
二、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	(132)
三、身体成长的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	(141)
第三节 身体成长的面向三：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	(155)
一、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	(156)
二、爆发期：身体欲望与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	(166)
三、收获期：身体成长的四个面相	(192)

第四章 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

第一节 心理成长的阶段一：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 认同	(214)
一、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	(215)
二、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	(223)
三、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	(227)
第二节 心理成长的阶段二：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	(235)
一、“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和再审视	(235)

二、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	(250)
第三节 心理成长的阶段三：后镜像阶段“象征之父”的 想象性介入和象征性认同	(257)
一、启蒙者面像：“象征之父”的想象性介入	(258)
二、启蒙者话语：对“象征之父”的象征性认同	(281)

第五章 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三

第一节 精神成长的加数一：领受新知识与新教育	(299)
一、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方式	(300)
二、公共领域里的知识建构	(306)
三、知识焦虑与精神成长	(315)
第二节 精神成长的加数二：寻找意义与信仰	(319)
一、意义意志、意志自由与意义找寻	(319)
二、意义世界中的信仰确立	(324)
三、找寻意义与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	(333)
结语：“成长”抑或“生成”？	(337)
参考文献	(341)

绪 论

“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成长作为每一个体在生命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的原发性问题，应是文学想象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文学史上，涉及了人的成长，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出现的“成长小说”，肇始于西方启蒙时期，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葛利梅豪生的《痴儿西木传》算得上最早的成长小说。到18、19世纪的德语文学，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凯勒的《绿衣亨利》等作品使成长小说在主题内涵、叙事模式上基本成熟定型。相比之下，中国古典文学由于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叙事传统的拘囿，始终未能产生出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直到现代以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个人主义启蒙话语全面开启了新的文学想象，成长小说在现代中国才得以初步开端。

成长小说从20世纪初期被介绍和引入现代中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理论命名上的统一。研究者和翻译家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成长小说自我发挥为“发展小说”、“教育小说”、“修养小说”等，直到近几年，仍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只有“类成长小说”而没有成长小说。^①在中国，最早对成长小说进行概念分析和定位的是几位翻译家。1943年，冯至翻译《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时将成长小说译为“修养小说”、“发展小说”（Entwicklungsroman），他特别指出这类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修养，自然是与这个字广泛的意义：即是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外边的社会怎样阻碍了或助长了个人的发展，在社会偶然与必然、命运与规律织成错综复杂的网，个人在这里边有时把握住自己生

^① 参见沙林：《评论家探讨主旋律应该怎么写——把书写进土地里》，《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6日。

活的计划，运转自如，有时却完全变成被动的，失却独立。经过无数不能避免的奋斗、反抗、诱惑、服从、迷途……最后回顾过去的生命，有的是完成了，有的却只是无数破裂的断片。”^① 1979年，刘半九在翻译《绿衣亨利》时将成长小说译为“教育小说”，他认为：“‘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所谓的‘教育小说’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 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② 2000年，学者芮渝萍分析美国成长小说时，将其概括为“描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某个特别的事件（往往是不幸的事件）或特别的遭遇后，突然产生顿悟，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最后脱去幼稚的胎骨，成熟深沉起来，完成了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化过程”。^③ 实际上，虽然研究者的提法不同，但所揭示的理论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总的看来，这类小说应该包含认识论和存在论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成长个体要接受某种价值观或学习某些知识，另一方面成长个体在个性上的成熟和经验上的丰富。前者指向具体文化层面，后者指向生存哲学层面。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成长的经纬。

综观西方学者对成长小说的研究，有两位学者所做出的开拓性努力是值得一提的。1914年，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卢卡奇在经典论著《小说理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小说“历时”形态学理论，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分为四种类型：（1）以《堂吉珂德》为代表的抽象理想类型小说；（2）以《情感教育》为典型的幻灭小说；（3）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为代表的成长教育小说；（4）“超越生命生活社会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二类小说尖锐

① 冯至：《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序，见冯至：《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版，第358页。

② 刘半九：《绿衣亨利》译本序，见凯勒《绿衣亨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芮渝萍：《美国文学中的成长小说》，《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地提出了“理想”和“现实”的不可调和性，那么18世纪“成长教育小说”则力图以启蒙的探索精神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裂，作家与主人公之间的反讽距离的消失功能，是促成实现“成问题的个人在理想经验的指引下同具体社会现实的和解”，^①所谓“理想经验”是指人性的培育和完善，故而称其为“教育小说”，其决定性的思想特征是人道主义。“教育小说”的作者与主人公是同一的，主人公在情节中实现的自我教育本身就是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想象性实现。在“教育小说”中，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模式也就从第一类小说中的“行动”转向“和解”。卢卡奇正是把文学特别是小说视为追求“人的完整性”的社会手段，希望通过艺术形式整顿生活秩序，通过严肃艺术重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才从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主人公与世界的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了小说类型的独特划分。他采用“精神史”的分析模式，既将任何文学形式都看做是特定社会总体“精神”的产物，又试图归纳出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或“世界观类型”，为探讨具体文学形式提供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由此，他对成长小说的界定和分析表现出一种敏锐而弘阔的历史视界。

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给出了“成长小说”较准确完善的理论描述和总结。他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书，因战争爆发而遗失了手稿，但我们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大纲和准备撰写该书的草稿材料中，仍可看到他的卓越识见和非凡概括。他首先按“主要人物形象的构建原则”划分出长篇小说的四种类型：漫游小说、考验主人公小说、传记小说和教育小说，随之着重对“教育小说”（“Erziehungsroman 或 Bildungsroman”）的内涵、要素和特征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理论揭示。他创建性地指出“大部分小说（以及小说的各种变体）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除了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数量众多的小说类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鲜为人见的小说类型，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

^① [匈] 格奥尔格·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含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①按上述定义，巴赫金细致区分了成长小说的五种类型，包括：纯粹的循环型（即纯年龄的循环）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虽不太紧密）的循环型成长小说，勾勒出某种典型的重复出现的人的成长道路，从青年时的理想和幻想转变到成熟时的清醒和实用主义；传记（以及自传）型小说，人的成长发生在传记时间里，人生命运的生成与本人的成长融合在一起；训谕教育小说，以某一种教育思想（较为广义的理解）为基础，所描绘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过程；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应该说，巴赫金对成长小说这一概念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特别指出了这类小说的现代特征，一是突出作为动态统一体的主人公形象，二是时间这一现代因素进入人物形象本身。由此，外部社会图景已不再是这类小说叙述的中心，人在外部环境中如何进行自我构图、自我确立成为叙述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虽然“成长小说”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没有出现，但中国文学从古典进入现代以来，确实出现了大量与西方成长小说在题材和内容上相类似的小说文本。由于它们兴起的历史文化语境及面向的文学史传统与西方成长小说不同，继而表现出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也都不尽相同。参照西方成长小说的“模型”，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是指叙述处于青春——青年期的成长主人公从幼稚走向成熟，并发展出典型性格的一种现代小说类型。

首先，“成长”是成长小说的叙述关键。对个体的人来说，“成长”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也是文化人类学不可缺少的构素之一。从生物学的视野看，个体的人经历着从萌芽（童年期）、勃发（青春—青年期）、成熟（中年期）直至衰老（老年期）这一外在生命成长过程；从文化人类学的方向看，正是伴随着这个不断获得生命外在物质性的成长过程，个体的人开始了不断开发生命潜能、习得文化理性、最终获得自我主体性的内在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过程。由是，人的成长既是一种外在性成长，又是一种内在性成长。成长小说因而在内容表达上具有了鲜

^① [俄]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230页。

明的双重维度：它既可以注重表现作为生存个体的人与外在世界的种种现实关系，也可以侧重表达人的内在性塑造，即人的精神攀援和心理成长，二者不是绝对分离，而是粘连融合在文本中；它不仅注重个体生命的自然进程，而且注重成长主人公从非我到本我，从旧我到新我的社会化过程。它还不可避免地表现人物成长的两种体验，一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普遍体验，如对爱情、友情的追求，对性的逐渐认知等；二是个体的人在特定环境里的特殊成长体验，通常地，人类共同的成长体验往往通过个体的人的特定环境来表达，于是这两种体验也就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

其次，既然成长是指主人公的成长，那么，人物在成长小说中成了高于情节、高于环境的叙述重心。实际上，人物代替情节而成为小说表现的中心，是小说文体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老舍曾说：“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做‘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①确实，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使小说凸显了“文学就是人学”的要义，更获得巨大的审美价值。作为现代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成长小说讲述的是人物的成长故事，其叙述重心不在“故事”，而在成长人物。外在环境和情节的安排、设置都应该围绕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进行。当然，成长小说以人物为中心，并不是完全不顾外部环境与人物的关系，相反，人物成长过程中个体与社会既冲突又妥协的矛盾关系应是人物性格生成的主要因素。所以，如同巴赫金所指出的人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②另外，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大部分文本在主题选择上往往并非以“成长”为唯一主题，而很可能是双重、多重主题。成长主题可能与情爱主题、革命主题、家族主题、英雄主题等交织融合在一起，共同完成对现代中国人成长故事的想象。

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国现代小说作品，要从中较为准确地筛选厘定出属于成长小说的文本，仅仅以上述概念内涵为依据尚显不够。其中

^① 老舍：《老舍谈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②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233页。

光是涉及成长主题的中国现代小说就数量众多，如果全部纳入成长小说的概念范畴，未免显得外延过宽，容易引发歧义。虽然成长小说必定要表现成长主题，但并非涉及了成长主题的就一定是成长小说。在考察了大量中国现代小说文本后，本书拟从以下四个角度对之进行分析定位，期待既能对所涉及的具体文本进行令人信服的判定和归纳，又能发现那些目前尚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及其文化和叙事奥秘。

1. 处于青春期或青年期的成长主人公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人物修辞，应该是以成长主人公为中心的。所谓成长主人公，就是指在小说人物形象谱系中居于叙事中心地位的成长个体。这即是说，那些虽然涉及了成长主题、但仅仅是讲述次要人物成长经历的小说文本，将不被纳入本书的考察视野中。比如茅盾的《子夜》中讲述了次要人物陈月娥和金小妹从普通女工成长为革命新人的故事，很显然这个次要人物的成长故事并未构成该小说的叙事中心，所以这类文本是不能被归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的。

进入本书研究视野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其成长主人公不是指处于任何一个人生阶段的人物，而特别指那些处在青春或青年期的少年、青年。尽管人的一生都可能面临着成长发展问题，但考察人生的各个阶段，最能集中体现人与世界、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冲突又最动人心魄、最浪漫热烈的应该是青春期和青年期。心理学家荣格在他著名的《人生的各阶段》一文中指出，人生的第一阶段即意识初步发生的“童年期”并没有“问题的出现，主观意识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因为儿童自己仍然完全依赖父母。仿佛儿童尚未完全诞生，仍被封闭在父母的精神环境中”。人在童年期尚未产生出属于自己的问题，或者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成长问题。个体能明确意识到成长问题的出现，首先应该在青春期。“精神的诞生以及随之到来的在意识上同父母的分化，一般要在性勃发的青春期才发生。生理变化伴随以精神变革，因为，各种各样的身体迹象的显露对自我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致自我毫无节制地表现自己。这有时被称为‘无法忍受的时期’。”^① 青春期就开始产生的“成长问题”将一直延续到青年期。荣格把心理学意义上的青年期称之为

^① 林方主编：《人的潜能与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华夏出版社1987版，第53页。